

爱情不是必需品



天天娱评

□张莹

电视剧《蛮好的人生》终于收官，贯穿始终的胡曼黎和薛晓舟的感情线在最后揭晓，合作伙伴加姐弟抱团取暖的人设，没有落入俗套成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happy ending。

在此之前，很难在一部爆款生活剧中没有爱情线，《蛮好的人生》是一个让观众不“吃瓜”也能看下去、只关注主人公命运的电视剧。

三十九岁的保险从业人员胡曼黎，在以为自己即将迎接人生巅峰之时，却同时失去了婚姻和工作：那个陪她成长的男人、大学网红教授丁致远开始嫌弃她，皱着眉说出了戳心窝子的话“他爱别人”；胡曼黎明明知道丈夫有了外心，穿着性感的睡衣试图挽回，却换来心酸；想和父母说离婚时，但是看到父母还一脸骄傲，以你的婚姻和事业为荣时，于是难以启齿；大哭一夜后，重新收拾自己去上班，却迎来被同行嫉妒陷害失去做保险业务的资格；看到儿子不好好读书，明明嘴上说再也不要你了，转身却去给他做饭，还要仰头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。

困境往往同时袭来，该如何应对？销冠胡曼黎的故事如何演绎“蛮好的人生”？

这些年，演员孙俪的生活总是和“养生”联系在一起，却又在日常的镜头里，从妆容到打扮，到样貌，总是被拿来对比不在状态，颜值下降得快，甚至怀疑她过得“并不好”，她显得不太“合群”，不像是一个明星的热闹生活，反倒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，晒和孩子的幸福时光，晒自己画笔下的人生定格。在《蛮好的人生》中，孙俪似乎演的就是自己，她不需要脱掉明星的光环，她就把一个高光到低谷，再走出低谷的保险演员演得真实而又鲜活，她无暇顾及爱情，她只有一个想法：爬出低谷。

还好《蛮好的人生》编剧和导演都没有让主人公“恋爱脑”，不然这部剧又变成世俗意义上的口水剧。胡曼黎在同时失去事业和爱情的时候，一会儿用团好的豪华餐券接待多个客户，一会儿要去混各路精英。有人说，孙俪剧中人物的上海话是最舒服自然的，确实，就像一个地道的上海女人站在你面前，你用外地人的视角，一会儿听不懂又突然用普通话让你把语序顺下来，这流畅的表演，活脱脱呈现出一个从中专毕业做到销冠的女主形象。

这样的女人注定不会被轻易打败。胡曼黎被孙俪赋予了普通大众的生存之道，她身上有你周围普通人的影子，她的推销员形象，有精明的微商味道，有世故又人精的劲儿，还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憨憨样子。她遇到挫折不被打倒，第二天又满血复活去搞钱，她像一个遭家庭背叛的普通女人一样，面对儿子受气出走，那种无力懊悔而爆发出来的

自扇耳光，都证明《蛮好的人生》的许多细节来自生活，孙俪塑造的胡曼黎是立体的，这部剧虽然没有爱情，却不失精彩。

剧中争议最大的是男一号薛晓舟的扮演者董子健，他因为是所谓“资源咖”，一直被怀疑和严要求，这次又在《蛮好的人生》搭档孙俪，争议点在于，董子健个子不高，形象太普通，不适合和孙俪有感情线。《蛮好的人生》中，胡曼黎和薛晓舟的感情线，有又好像没有，这样的尺度我认为两个演员都把握得相当好。董子健饰演的人物性格不讨喜，作为富二代的薛晓舟，总是看不惯接地气的胡曼黎。我认为董子健在剧中对人物的塑造把握得非常精准。他在办公室的对峙戏，嘴上强硬却用手指无意识敲打桌面，流露出内心的不安，他对胡曼黎的眼神从敌视到依赖，都精准传递出挣扎与成长。

有人吐槽董子健不帅，有人吐槽他不高，试想一下，如果选一个又高又帅的演员和孙俪搭戏，这部剧整体的气质都变了。董子健演出了人物的特点，年龄上看得出比孙俪小很多，和孙俪的成熟精明碰撞出火花，这火花一点都不暧昧，却有爱，这像一条暗流贯穿着，只在整部剧结尾处有了一点交代，薛晓舟向胡曼黎表白了，这符合情感的推进，而孙俪的退避三舍，也是人物合理的结局。

《蛮好的人生》是奋斗的，是温情的，是摔倒了爬起来，是挣扎与成长。一部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精彩，爱情也可以不是必需品。



□胡婷

“生态”是宫崎骏的画笔下经常出现的主题，过往的经典作品中常见人类因自身发展给自然留下的伤疤，像《风之谷》中被“腐海”覆盖的末日世界，《天空之城》中被人掠夺的失落文明，《悬崖上的金鱼姬》中被垃圾破坏的海洋生态……而五一重映的吉卜力动画电影《幽灵公主》更是将人类与麒麟森林当中的生灵对立起来，展现人类对森林的破坏，又将二者共生的可能悬置在阿席达卡的徘徊当中，最后为双方力量的搏斗找到了一个温柔的结局。

纵然电影表达的内容远比生态环保主题要深刻，晦涩得多，但这部电影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，往往就是关于人与自然是是否可以和谐共生这一问题的直观延展，人类想要建设家园，就不可避免地取材于自然，产生的污染也会流回自然，这似乎是一个难以调和的问题。故事起点中被人射入体内、因怨恨而变成邪神的山猪，就是自然承受的苦难的具体化身，它产生强大的破坏性，反过来伤及很多无辜者的性命，人类若想要制止它，就一定会付出代价，阿席达卡右臂上黑紫色的伤口就是明证。作为故事的视点，阿席达卡一路向西寻找麒麟兽，治疗慢慢恶化的伤口，以免病入膏肓。

西行路上，阿席达卡先后遇到了代表两方势力的两位女性，一位是由白狼神养大的幽灵公主小桑，婴儿时期她当被当做诱饵抛弃在狼群中，幸而被一只白狼收养，保全了性命却从此对人类恨之入骨，她和白

生态困局的温柔解答



狼母亲共同守护着整片森林。另一位是炼铁场首领幻姬，她发明武器、建设工厂、团结族人，带领整个人类族群拓展生存的空间，她努力让所有族人各得其所，甚至还想拯救“被野狼夺走的心灵”的小桑，她身上的温柔与勇敢，带着人类自身的母仪风范。两位女性代表的双方有各自利益和需求，难以调和之处便形成了持久、广远的矛盾，幻姬和小桑之间的仇恨与一次次的打斗足以展现这一点，而在两者之中游走与徘徊的阿席达卡，既努力调和两人之间的矛盾，也试图缝合自然与文明的裂隙。

小桑和幻姬在炼铁厂的厮杀中，阿席达卡这个东方部落的异乡人，见证着她们的仇恨与争斗，但他没有贸然选择阵营，他代表的，是自然守护者与文明开拓者之外的第三视角，这一视角将两者都置于批判的角度，麒麟森林里并没有绝对善恶，只有为创造各自美好生活的永恒利益，阿席达卡的那句“你们都是怪物”，说明了以征服者的姿态掠夺、摧毁自然的人类，与为保护领地而肆意杀戮的森林神兽们没有本质区别。冷眼旁观之外，阿席达卡还以肉身介入两者的暴力冲突，伤痕累累的身体语言将自然与

文明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探讨，在背着小桑逃离炼铁厂时，阿席达卡的胸部被幻姬的族人发射的炮弹穿透，在小桑想要刺杀幻姬时，阿席达卡徒手接住匕首，在山兽神的头颅被砍掉时，他用整个身体阻挡失控的麒麟兽。阿席达卡强烈的、不假思索的、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“以伤止伤”行为，实际上是在代替双方承担他们本该承受的伤痛，也就是说，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如此沉重而难以调和，不可能只有一方承担伤痛，而另一方毫发无损，人类与自然在互动过程中总是相互掣肘，没有一方可以找到明哲自

全的方式，也只有承受阿席达卡所承受的彼此的伤痛，才能够获得相互理解的可能。

阿席达卡始终背负着两种伤痕，右臂的黑紫色诅咒来自被人类逼疯的自然化身，而胸前的弹孔来自幻姬的族人，这两种创伤代表了人类经受的两种不同的伤痛。前者来自自然的反噬力量，当人类破坏了自然之后，自然也会报复人类；后者来自人类在生态冲突当中的自我撕裂，即人类想要守护自然，也会受到来自文明进程的阻力，中间的矛盾感就像是火药烧灼胸膛一样，令人焦心。但阿席达卡一具伤痕累累的身体，最终成为人类与自然的沟通介质，即使到了最后，麒麟兽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治愈了整片森林，万物生机盎然的世界里，阿席达卡身上的伤疤仍然存在。

在电影的前半部分，阿席达卡在护送炼铁厂的工匠穿过森林时，他反复强调“森林里的生灵没有错，你们也没有错”，这种拒绝简单归咎任何一方的态度，解构了传统叙事中的善恶对立逻辑，并试图寻找其中的共存之道。在阿席达卡角色的游移中，电影将真正的答案悬置在永恒的思考之中。

吉卜力工作室在这部电影重映前写道：“这是献给自然、献给生命的一封长信”，在将近三十年之后，重新看这个故事，动画片里一个个闪亮的寓言正在同时代的年轮中前进。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必定存在着矛盾，人们需要做的就是看到并承认其中的矛盾，在对抗与妥协中寻找动态的平衡。

（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研究生）